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想念父亲

■ 曲三

今年,我49岁了。
这个年纪,刚好是父亲离开我们的年纪。我的生日,恰是父亲的忌日。这么多年来,我从来没有真正开心地过一次生日。每到这一天,心里装满的,都是对父亲的想念。

父亲刚去世那几年,常常在梦里见到他,依然穿着常穿的那套中山装,年轻、帅气、阳光,手中拿着家乡产的豆鸡,笑着对我说:“三娃,快过来,有好东西给你。”我就开心地跑过去,从他手中接过豆鸡,味道还是那么香甜。常常便在此时醒来,不觉已是泪流满面,喉头如同哽了一个鸡蛋。

父亲这辈子,活得普通,却也特别了不起。他是一位老师,是我这辈子最敬重的人。

父亲是个很聪明的人。在那个读书不易的年代,他是我们全村唯一考上重点高中的人。在当年的乡里,这是特别风光的事。

时代原因,父亲没能继续读书,回到了农村。但他有文化、肯钻研,从来不肯闲着。那时候村里人插秧都是用老办法,不仅慢,秧苗还长得参差不齐。父亲就自己琢磨,学会了拉线插秧的法子,然后耐心教村里的乡亲们种稻。大家跟着他学,种田省力了,收成也更好了,乡亲们都会念着他的好,夸他能干。

后来,父亲成了一名老师,初中、小学他都教过。一辈子守着三尺讲台,对待工作踏踏实实、认认真真,从来不会敷衍糊弄。对学生尽心尽力,对我们这个家,更是倾尽了所有。

以前家里条件不好,只靠教师的工资过日子太紧张了。为了让家人能过得好一点,父亲放下了文化人的面子,拼命挣钱养家。

那些年,他学着做生意,自己制作产品、自己出去跑销售;还干过帮人划玻璃、卖玻璃的苦活。我的童年,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桌上忙碌的身影,桌上摆着各种瓶瓶罐罐,他不是忙着做东西,就是忙着用玻璃刀划玻璃。这些都是又累又熬人的体力活,日复一日,父亲起早贪黑、辛苦奔波。

听母亲讲,有一年,父亲只身去外地卖东西,卖了8000元,在那个年代,这是一笔巨款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钱贴身藏在裤兜里,却还是没有逃过小偷的眼睛,在火车上被偷了。这次对他的打击十分沉重,再加上长年累月的劳累,硬生生把他的身体拖垮了,落下了一身的病根。可他从来不在我们面前喊苦、喊累,一个人默默扛下了生活所有的重担。

节俭,是父亲一辈子的习惯。他总是舍不得吃、舍不得穿,所有好的都留给了我们兄弟俩。

那个年代,每周难得吃一回肉,餐桌上的肉菜他基本不动筷子,留给两个儿子。下班后,他总爱去菜市场捡便宜,买那些收摊处理的瓜果。这些水果大多有些磕碰,有的已有些烂了。回家之后,他把新鲜完好的果子挑出来,留给我和哥哥吃,自己就削掉烂的部分,吃那些剩下的坏果。

父亲当教师时,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学生。有个学生初中辍学了,他觉得这个孩子聪明,不读书可惜了,便跑去学生家中,千方百计给家长做思想工作,把学生又叫了回来,继续读书。这个学生后来考上了大学,还当上了高中校长,他时常和我念叨,没有父亲,就没有他的今天。

父亲48岁那年,查出患上肝癌。病痛折磨得他日渐消瘦、疼痛难忍,甚至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,要起床用手按着腹部来回走动,才能勉强减轻痛感。母亲十分担心,让他去住院,可父亲坚持不肯,说他带着毕业班,眼看孩子们就要升学,他放心不下班里的学生。他依旧坚持站在讲台上上课,认认真真备课、改作业,一天都不肯松懈。

可惜,老天没有眷顾这位善良勤恳的人。49岁那年,在我生日这天,操劳一生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一晃多年,我也走到了49岁。经历了生活的风雨,尝过了生活的苦辣酸甜,我才真正读懂父亲。他这一生,太辛苦了,大不容易了。

他是受人尊敬的老师,是帮衬乡邻的好心人,更是倾尽所有爱我们的父亲。他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家产,却用一辈子教会了我们踏实、善良、勤俭、担当。岁岁年年,思念从未消减。

我的父亲终于能歇歇了。



夏至的雨

■ 胡晓峰

“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

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本是以晴雨谐趣写女儿情思,可抛开诗中儿女心事,单看这句景致描摹,寥寥14字,便把夏至时节独一份的雨,写得鲜活灵动。这是古人踏过江畔,撞见长昼阴晴交错时记下的景致,民间俗称“夏雨隔牛背”,也是整个夏至时节,南北大地共有的独特气韵。

夏至,太阳行至北回归线,北半球迎来全年最长白昼,盛阳铺遍山河,古人谓之“夏至一阴生”,阳气走到顶峰,

湿润阴柔的雨意,便悄悄藏进绵长白日里。时序轮转的深意,全都藏在这忽晴忽雨的夏日常景之中。

长昼之下,先有一池清荷铺垫夏意。徐徐清风漫过塘堤,碧叶舒展,清浅香气四下散开,恰合夏至物候“圆荷始散芳”。天光拉得格外悠长,荷花出水,荷风送香,这片荷塘,正是夏雨起落最好的底色。

一方水土一方雨,南北夏至,雨景自成两幅别样的画卷。

北方原野晴热干燥,午后地气升腾,对流云团转瞬成型,雷阵雨来得迅

猛急促,去得也干脆利落。常常是田埂这头大雨滂沱,几步之外仍是烈日当头,云散雨收之后,天际即刻铺开透亮晚霞,清爽干净,自有一番爽利气象。

而在江淮、长江中下游一带,便坠入连绵不断的梅雨天气。细雨连日缠绵不散,薄雾笼罩住河湖街巷,空气里也是浸满潮气。就连塘中的荷叶,也是日日缀着水珠,花香被浸得温润。漫长的白昼被细雨揉得舒缓,行人撑伞慢行,处处是江南特有的氤氲湿气。

一南一北、一骤一绵、一爽一柔,同是夏至落雨,气韵却全然不同。晴不

会永久,雨不会绵长,如同夏至白昼走到极致便慢慢缩短,阳气鼎盛之时自有阴气萌发,天地间没有一成不变的光景。

千年前,诗人行于江畔,偶然撞见这半晴半雨的夏日,借眼前气象落笔,一句写尽夏日奇景,亦藏下盛衰相循的时序哲思。不必奔赴远处,只需静观一场夏至雨,看荷塘承雨,看南北阴晴,便能读懂时节循环里盛极而缓、张弛有度的道理。

漫长夏日里,晴雨相逢,便是一幕动人风景。

世界那么大

■ 丁爱华

6岁那年,我站在自家草屋后远眺,看到滩渠里移动的白帆尖顶,立刻向大堤飞奔。终于爬上大堤时,只见孤帆远影,很快消失在视线之外。

荡漾的水波能证明帆船真的经过这里吗?那艘船去了哪里?

我第一次意识到,村庄外应该还有人家。

上小学五年级时,我代表乡中心小学去县城参加作文比赛,兴奋的不仅是去参赛,还有第一次上县城,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车。街道竟然不止一条,两旁商铺林立,店里琳琅满目,见过的、没见过的,买得起、买不起的,齐齐映入眼帘。比赛地点设在县实验小学,校园宣传栏里贴满了学生和老师的获奖证书、学校的荣誉证明。这么气派的学校,这里的学生该多幸福,多幸运!

小小少年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羡慕。

高中是在县中读的,一出校门就到了县城闹市区。3年下来,整个县城不知逛了多少遍,没有一处不熟悉。区区县城,也就巴掌大,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。待到填报高考志愿时,走出江苏是我的首选,选了好几所外省的大学,期待自己能趁着大学时光看看外面的世界。高考时,数学发挥失常搅乱了应考的心境。成绩不理想,最终,我被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录取,继续在本市读书。

就读中文系,老师要求大量阅读。翻开一本书,就是打开一个世界,沉浸其中,忘却自我。读得多了,似乎能与孔子、庄子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伊壁鸠鲁、西塞罗精神相通,也和关汉卿、王实甫、马致远、罗贯中、莎士比亚、司汤达、塞万提斯、雨果、马尔克斯心意相连,甚至思考如果和窦娥、崔莺莺、哈姆雷特、于连、堂吉珂德、加西莫多生活在同一时空,我会如何对待他们……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。文学的世界实在是浩如烟海、蟠天际地。

光阴似箭,转眼间,我从事教育工作已近30个年头。为生活、为孩子、为工作、为深造,去过许多地方。在鲁迅故居前留过影,赴曲阜瞻孔子,黄山归来不看岳,听外滩钟声和着黄浦江百年回响,故宫博物院里发思古之幽情,苏州园林中瞥见中国传统建筑的神韵,大学校园里有我几度求学的身影……而一届又一届的学生,也兴奋地与我分享世界的奇光异彩,异国的风土人情。

几年前,我回了趟老家。走上大堤,河面不见儿时的宽阔,我知道实际上它并没有变窄;河水缓缓东流,它最终流入了黄海,我到过它的尽头;偶尔有货船驶过,我知道它将停泊在上游的码头;再往上游,这条河流和淮河水道相通。至于淮河,自西向东奔腾,最终主流入江,沿河必有无数帆船人家……

世界那么大,我算是“窥见一斑”了吗?

作家迟子建说:“当我童年在故乡北极村生活的时候,我认定世界就北极村那么大;当我成年以后,到过许多地方,见到了更多的人和更绚丽的风景之后,我回过头来一想,世界其实还是那么大,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。”

胸中有丘壑,眼里存河山。世界到底多大,可以去看看。

看错的毕业照

■ 杨姣琦

深夜刷手机,一张毕业照在小小的屏幕上缓缓加载。缩略图不太清晰,但绿树、教学楼、白墙,后排个别勾肩搭背的男生,第一排蹲坐着笑容灿烂的女生,还有第二排中间几位正襟危坐的校领导,我的心忽然跳了一下——这构图、这站位、这背景里熟悉的教学楼一角,甚至没有穿统一校服的学生,怎么这样像我们班的那张毕业照?

点击照片,加载成功的一瞬间,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扑面而来。不是我们班的。我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,仿佛刚才那一瞬间的相认,是一场自作多情。然而往下翻阅评论区,却看见无数人和我一样——“吓我一跳,以为是我的毕业照。”“每次看到毕业照都要点进来确认一下,放大找找看有没有自己。”“和我的毕业照好像啊!”“每次刷到这种照片,都感觉里面有自己。”……一条条留言看过去,都是我想说的话。原来我们都一样,都在别人的毕业照里,寻找着自己的青春。

毕业照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。摄影师喊着“一二三”的口令,快门按下,总有人刘海被风吹乱,总有人恰巧闭眼;后排男生的手规矩地

不久前,我给班里的孩子上了一次口语交际课,主题是“走进童年岁月”。一个调皮的孩子高高地举起手:“老师,能不能讲讲您童年里和零花钱有关的故事呀?”他的提问,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那些与零花钱有关的记忆里。

记忆最深刻的是攒钱买连环画。我是“70后”,出生在川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乡邻们的日子都过得拮据。我家家底薄,又供着我和妹妹两个学生,日子很是窘迫。记得当时,我在同学家看过一本《书剑恩仇录》的连环画,正看到“李沅芷女扮男装前来助战,与霍青桐欢笑嬉闹,惹得陈家洛误会”时,故事戛然而止,因为已是那本连环画的最后一页。我对那个故事一直念念不忘,总猜想后面的情节。后来,我在乡镇的供销社发现了整套《书剑恩仇录》连环画,共7本。虽然只要十几元钱,对我而言却是巨款。我也不敢勉强父母。

怎么办呢?得到那套连环画的愿望时刻盘旋在脑海中,使我寝食难安。母亲见我为难,悄悄地说:“你可以自己攒钱买呀。”“真的!”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,急切地问:“怎么做?”“你看,秋天时山坡上有蓼衣草,它开

花在身后,却总有谁偷偷比了个手势,或是拉着好兄弟留下搞怪的一幕;前排女生笑得最甜的那个,或许前一晚还为离别偷偷哭过。这些细节,在每个班的毕业照里反复上演。学生时期的我们,总期待着快点毕业,等真的到了毕业那天,却又那么不舍。

我想起了我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的毕业照,如今压在老家书桌的玻璃板下,虽然塑封过,但边角还是有些开裂。那时候,或许是对自己的记忆力深信不疑,毕业照背面也没有附上名字,如今却早就忘了同学们叫什么名字了。后来,高中的毕业照背面附上了名单,但现在再看名字,仍有一些陌生感。大学毕业的时候,学校给我们做了一本大相册,有个人独照,还附上了各自的人生格言,有聚餐照、签名照、出游照、学士服毕业照……每次看到它们,都觉得既熟悉又陌生。而此刻,因为一张素不相识的人的毕业照,那些尘封的画面忽然鲜活了。我竟清晰地记起那天的太阳有多烈,站在我前排的两个女生全程手拉着手;第三排最右边那个开朗的小男孩,在摄影师摁下快门时,快速地做了个鬼脸。

的花里结着籽,可以拿到采购站去换钱。”母亲不急不缓地说。父亲听见了,也乐呵呵地说:“你每天放学去摘蓼草花,如果明年秋天结束了钱还没凑够,不足的我给你补上。”我乐得哈哈大笑。那天晚上,我梦见自己抱着整套《书剑恩仇录》,睡在软乎乎的蓼草花堆上。

第二天放学后,我邀约上邻居家的小飞,一起去采蓼草花。我俩爬上学校后面的山,在半山坡发现了一大丛蓼衣草,一根根茎上缀着朵朵蓼草花,洁白的花絮里伴着点点黑籽,在风中招摇。我惊喜万分,赶紧取下布袋,小心地把花全部摘下,一个不落。此后,一有空闲,我就和同伴去上山采摘蓼草花。虽然我很卖力,可到过新年时,攒下的钱距离买书还差得很远。

邻居姐姐看我一筹莫展,乐呵呵地指点:“赚钱的方法可多了。没有蓼草花,就割蓼草卖。春天摘桑葚,夏天拾蝉壳、挖麻芋(一种中药材的原料)。”从那以后,我就成了邻居姐姐的“跟屁虫”。春天,我爬上水田边的桑树,把熟透的桑葚往嘴里塞,等吃得打饱嗝、满嘴紫色后,使劲地摇动着桑树,黑的、紫的、红的桑葚纷纷滚落,我们一股脑儿捡进撮箕。夏天的

评论里有人说:“毕业照最厉害的就是,怎么看都像自己班的。”这句话让我愣了很久。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在别人的照片里寻找自己的影子?是照片的光影、像素,抑或是年代感?也许是因为,我们都不愿意承认,那段时光已经真的走远了。用别人的青春,追忆自己的青春;在别人的故事里,重温自己的故事。

毕业照是句号,也是逗号。它把这段时间相遇的一群人框进同一张照片,拍完后大家又各奔东西,与其他人相遇,再拍下一阶段合影。多年后,当我们在别人的毕业照前恍惚时,才发现当年那些疲惫的、嫌弃的、想要逃离的日子,如今成了回不去的黄金时代。而那些被我们反复辨认的,不只是相似的地位和背景,更是对时间的惊叹、对青春的回忆。

手机屏幕暗了下去,映出我现在的脸,容颜已不再年轻,眼神也不如年轻时漂亮。我笑了,那些时光带来的皱纹与白发不重要,那些记不清的、重要的,我曾在某个夏天的风里,和一群人认认真真地说了“再见”,然后揣着那张薄薄的毕业照,走了很远很远的路。

午后,我不是在树林里寻找蝉蜕,就是在庄稼地里挖麻芋,整天像个泥猴,片刻也不闲着。

母亲看我晒得黢黑,心疼地说:“你在家干活,我给你零花钱。”我又惊又喜。母亲说:“给蚕宝宝喂桑叶,五毛钱一簸箕;摘蚕茧,两毛钱一斤;翻红薯藤,一元钱一垄地。”在金钱的诱惑下,我再也不说累和苦了,和妹妹比拼谁更厉害。终于,在第二年秋天来临前,我攒够了钱,把那套连环画“请”回了家。那也是我拥有的第一套课外书,它带给了我无穷的乐趣与纯粹的幸福。

听完我的讲述,教室里陷入了一片沉默。或许,现在孩子们很难想象为了几块钱要攒上整整一年的生活。但我想告诉他们,零花钱从来不只属于“买什么”——它也可以是一段闪着光的旧时光。那些靠自己双手一点点挣来的满足,那些为了心头所爱甘愿等待的耐心,那些被家人默默托举的温暖,才是童年最富有的部分。

下课铃声响起,我走出教室时,听见身后有孩子在说:“我也想试试自己攒钱买一样东西。”我会心一笑。原来,旧时光里的故事,也能在新的童年里,悄悄地种下一颗种子。